

别让“北京咳”成了城市的流行病

近日，中国多城市出现雾霾天气，重灾区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更是再三“爆表”！有网友称“今冬北京特别冷，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白天能见度才两百多米，患呼吸系统病的人剧增，医院空前的拥挤。口罩都脱销了。”

日本环保部2月4日发布警报，要求居民防备从中国飘来的雾霾。因担心雾霾的影响，大量居民从上周开始集中访问环保部空气监测系统，致使该网站难以打开，环保部门的电话也被前来询问健康影响的居民打爆。

面对这样的环境，无奈的中国网民调侃将歌曲《北京北京》重新填词，变成大雾版《北京北京》来吐槽空气污染的心声。

一些人来到北京后便会不由自主地咳嗽，离开后咳嗽又自然消失，这被称为“北京咳”。有消息称，“北京咳”这个略带玩笑意味的叫法，近日竟被外国人白纸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1月15日《生命时报》)

这两天“十面霾伏”的雾霾天气，又给了网友一个展示造词才华的机会。有人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北京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受“北京咳”的启示，这句话其实还可以改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听到你的咳嗽声，却看不见你”。

同一种声音，角度不同，感受不同。辛弃疾有一句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北京咳”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同样听出了“丰年”。不是吗？“北京咳”难道不是发展的产物，背后难道没有GDP以及不断增长增长的财政吗？只是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丰年”，显得有些沉重，而且也不可以持续罢

了。

一座有竞争力的城市，应该是一座“诗意栖居”的城市。1月14日晚央视节目“谁的霾”称，据北大报告估算，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因为PM2.5引发过早死的人数，将达8500多人。一位央视记者自述，其驻京时因空气污染一度面部肿胀，驻京后病情大幅缓解。当“北京咳”切切实实影响到生命健康时，幸福的含金量会急剧下降。故宫再美，中关村再有发展机会，恐怕也难以吸引到人。可以预计，如果一座城市空气质量持续得不到改善，甚至进一步恶化时，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将急剧下降。不仅游客会望而却步，高学历人才也会避而远之。

去年8月11日，陈光标宣布将北上广设立流动专卖店售卖新鲜空气，每瓶售价4元至5元。当时，是有很多人质疑的。人们不是不相

《北京北京》：谁在雾里寻找，谁在雾里呼吸，
谁在雾里活着，又在雾里死去，谁在雾里奔波，
谁在雾里哭泣，谁在雾里挣扎，谁在雾里窒息。
.....



新华网
WWW.NEWS.CN

信，而是不敢相信，当有一天，新鲜空气真的需要买的时候，那岂不是意味着环境“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花钱“买空气”，而是直奔那些空气质量好的地方而去。人们今后“逃离北上广”，或许不再是因为房价，不是因为竞争，而只是因为生存环境太差。哭哭啼啼的背后，不能不担忧城市的光明未来。

专家称，治理PM2.5超标需要“顶层设计”。从过去的经历看，就怕有了“顶层设

计”也难予实施到位。不排除会有一些城市，为了保证GDP，为了政绩好看一些，不愿、不敢动真碰硬治理空气污染；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羡慕咳声里的“丰年”。顶层设计重要，环境考核同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咳”印入外国旅游指南是一种警示，既是对发展方式的警示，也是对考核方式的警示。
(作者：乔杉 来源：武汉晚报)

七旬老者手工绘制假钞胶版



百元假币，经清点约有7700万元。据现场民警鉴定，这批假币的成色和印刷工艺都比较高。现场还发现一台印刷机、切纸机和晒版机，以及半吨多印上了假人民币开窗线的“烫金纸”。狡猾的犯罪分子用加工工具的油漆味掩盖住了印制假币的油墨味，使得外人难以察觉任何异常。据了解，再用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些假币就能全部印完。经仔细搜查，民警在晒版机下面找到了一整套印制假币的胶片。

假币胶片是假币犯罪的源头，只要拥有假币胶片，犯罪分子就能疯狂地进行假币生产。一套百元面额的假币胶片通常可以卖到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追查假币胶片版源，是反假币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2009年，在中国打击假币犯罪“09行动”中，广东警方按照公安部要求开展了大量摸排调查工作。期间，虽然端掉了一批假币窝点，遏制了假币犯罪的猖獗态势，但是，没有打掉胶片版源成为最大遗憾。2012年，在“破案会战”中，公安部将追查假币版源列为头号案件。2013年，广东警方再度出击，剑指胶片版源。

1月21日晚，揭阳、汕头、汕尾三地公安机关560余名警力分头向犯罪嫌疑人藏身窝点和假币印制窝点秘密集结。在揭阳，民警们突击进入了某家私商行。经过前期侦查，警方确认卓某等人印制假币的窝点就隐藏在这个商行里。果不其然，经过搜查，窝点在该家具城一角被发现。商行老板黄某等被控制。

在现场，记者看到，这家商行位于省道旁边，里面摆放着床、沙发、座椅等家具，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疑点。而就在里面堆积如山的床垫和箱子后面，却有一个十分隐蔽仅可容一人进出的小巷道，一个经过改装的假币印刷间藏在巷道尽头。印刷间面积约四五十平方米，房顶和墙上被包上了隔音的泡沫，架子上堆放着的是成摞的已经印制完背面的

在汕头主要犯罪嫌疑人彭某家，民警将他从床底下搜出。在其家中搜出的物证中，记者看到了晒版机、假币印制油墨、冠字号的小张胶片等制假设备和材料。面对如山铁证，彭某低声承认，自己就是假币胶片版源的制造者和提供者。

但是，一个完全不懂电脑技术的70多岁的人，又是如何完成人民币扫描、分色、胶版制作和胶片曝光的呢？这些谜底在随后的讯问中被一一揭晓。主要犯罪嫌疑人彭某是汕头小有名气的画工。据警方透露，早在很多年前，他伪造的粮票就可以乱真，并有过伪造10元面额人民币的前科。他的家是一座3层高的别墅，记者在其家中看到，墙上挂着的一些人像、书画，画工细腻、技艺不俗。尤其是房屋门框上的图案雕琢精致，古色古香。而这些都出自彭某之手。

早在2009年，彭某就进入警方的视野，从各地破获的多起案件信息中都模糊地指向这个身材瘦削、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的老者。但由于他老谋深算，屡屡施展反侦查手段，直到这次行动才最终落网。
(摘自新华网)

云南白药承认产品含毒 使用不当会危害生命

因含有未标示的乌头类生物碱，“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散剂”“云南白药膏”“云南白药气雾剂”“云南白药酊”等被香港卫生署发回收。6日，云南白药发表声明回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要求云南白药进一步提醒患者合理用药，确保用药安全。

5日，香港卫生署表示，发现云南白药有关中成药样本含有未标示的乌头类生物碱。乌头类生物碱可能带有毒性。如不适当使用，可引致口唇和四肢麻痹、恶心、呕吐及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严重者更会引致危害生命的情况如呼吸困难和心律失常。

对此，云南白药在声明中说，云南白药创制于1902年，1956年国务院保密委员会将云南白药处方、工艺列为国家保密范围(战备物资)。云南白药处方中含有乌头碱类物质。含有乌头碱类成分的药材在炮制前后毒性的变化与双酯型乌头碱的含量有

密切关系、毒性完全不同。通过炮制，乌头碱水解成乌头次碱并进一步水解成苯甲酰乌头原碱，可使毒性大大降低。云南白药通过独特的炮制、生产工艺，在加工过程中，已使乌头碱类物质的毒性得以消解或减弱。

云南白药公布统计数字称，在2010年至2012年间，共生产销售云南白药(4g/瓶)1亿瓶、云南白药胶囊(0.25g/粒)17亿粒，三年间共监测到涉及云南白药和云南白药胶囊的各类不良反应共计28例，主要表现为皮肤过敏、发痒等；未监测到严重不良反应。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药监部门关注云南白药保密配方及安全性的相关情况，已要求云南白药在法律框架内加大对产品疗效和使用注意事项的宣传，进一步提醒患者合理用药，不可擅自使用，更不可加大剂量或延长用药时间。
(来源：新华网)

谷歌老董：“中国是全球最危险的超级强权”

就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华尔街日报相继被“骇”，并怀疑是中共“网军”所为之际，Google(谷歌)董事长施密特也在新书“新数位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 暂译)中毫不掩饰地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危险的超级强权。

“华尔街日报”报导，施密特在新书中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积极且最热衷的信息过滤器”；也是侵入外国企业网络“最老练且频繁的黑客”；在一个数字化程度愈来愈高的世界，政府和国营公司愿意藉由网络犯罪，来获取经济及政治利益。

新书中一再提到，在网络全面化的世界里，中国是一个既危险且具有威胁性的强权。书中甚至预测，未来全球网络终将支离破碎，分成支持网络自由与实施网络镇压的各个区块；企业跟网络管制国家做生意会困难得多。

此书的共同作者柯恩年仅31岁，曾先后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和希拉里的高级政策计划幕僚，现在专职担任谷歌内部智库Google Ideas的负责人。施密特和柯恩曾在2010年11月发表“数字崩解”，书中预测“许多民众只用手机，就可以在政府完全无预警的情况下，掀起小型革命”。一个月后，阿拉伯世界就相继展开反专制运动。

书中也承认，中国大陆固然不是善类，美国也

绝非网络世界的天使，包括运用计算机病毒对付伊朗的核子设施，以及对一些人权记录不良的国家出口监视软件及科技等，均广受抨击。

作者委婉建议西方国家也跟随中国的做法，将国家政策与企业活动做更紧密的结合。书中指出，“未来超强的(设备)供应国，将会以特定的软件协议及产品，来缔造他们在网络领域的影响力；如此一来，从超级强权本身的社会，乃至于使用他们的产品及服务的国家，都将依赖这套由超级强权所建立、服务及控制的基本架构。”

书中指出，中国的通讯设备公司在世界上迅速攫取市占率，正是中国对外扩张影响力的前锋。“为在那里取得市场，中国的影响力及领域就在那里茁壮”。西方的思科及易立信等企业，未来“在外交及技术水平上，将与各国政府加强合作”。

尽管书中强调中国在网络领域所占的优势，但作者似乎仍认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将难以持久。书中写道，“拥有活力的人民配备了高科技的设备，碰上政府严格的管制，情况将更加动荡不安”，并将造成“广泛的不稳定”，预言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看到某种形式的革命”。
(来源：世界日报)

中国春运，让人惶惑的大规模迁徙

中国的春运，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为欢庆的灾难。有消息说，今年的春节，中国来回流动的人次约在30亿以上。

30亿人次行动在路上，就是说，在这春运的月余前后，相当于将近半个世界的人数，在那个古老庞大的民族的土地上，均有一次遥远或近邻的迁徙之移动。而单是铁路部门的精准统计，全国在这些天日行对开的春运火车，就达2000对之多；售出火车票的张数要超过2.1亿，如同三分之一欧洲的人们，都挤上了中国春运的火车。

大约除却印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理解这样的人类迁徙的景观。飞机是忙了起来，如雨天之前蜻蜓在空中的漫舞。长途客车可以如蚂蚁联队的搬家运动，直接从中国最南的广州，在路上疲行半月，摇摇晃晃，到达北方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上帝没有老昏年迈，仍然目明心亮，当他看到人类的某个民族，为了亲情在某一日的团聚，就开始如此明确的从某一方向，千里迢迢，火车、汽车、飞机、船只地投奔乡园，不知他是会为这个民族的情聚力感到欣慰，还是会感到一丝丝味味的悲伤。

报纸、电视、广播、网站，所有所有的中国媒体，在这一时节，报道的都是红遍全国、喜遍世界的中国人年节春运的努力、



庆祝和笑脸，至于那喜庆后边的灾难，就不去谈它说它了，一如天大的喜事，万不可拿来一桩悲伤来扫了民族的兴致。遍找遍查，没有看到春运所导致灾难的总结性报告，更不会有因为春运死伤的人数统计来败了人们喜庆的胃口。但去年国庆长假，因政府为了安慰人们，也为了用假期拉动消费之需求，几天间让高速公路暂停收费，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高速要道，都全部瘫痪阻滞，七日里出现的可统计的重大交通事故68422起，死

亡人数达794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余人。

真可谓惊世之骇俗！

那还仅仅是中国极少人富将起来的民族，而非人人都在其中游移的芸芸众生。我曾经在几年前有次过年回家，开车走了600公里，遇到七起交通事故，血亡的惨状，委实不容复述。可好在，无论如何，今天中国的交通是发达了，而那发达中的败腐就不去谈它了。今天，不单是飞机可以飞往更多的城市(永远的晚点又能算了什么呢)，拖拉

机也可以走向几乎所有村落；不单是高铁的速度可以世界第一(那惊世的撞车也就不提了)，摩托车和自行车也可以成为无数人百千里回家过年的工具了。有人专车、专列在春运期间回家省亲，也有百万、千万的农民工，因买不起或买不到车票，仍然困窝在遥远寒冷的车，用那生锈的铁锅煮着冰冻的饺子。

世界就是这样。春运就是这样。强大的国家，永远在它高大的身影，遮蔽着穷弱民族的影身；权贵或者商贾，也永远在春运中记不起那些徒步跋涉回家过年的人们。飞机在春运中运的不仅是回家过年的旅人，还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个新的成形的阶层。坐着高铁的人，眼里不仅有一路山水的风光，还可以感受到因为在普通火车上连撒尿、喝水都无去处的低等旅客给自己带来的优越的福乐。

倘若在年后的电视节目中，又有几个农民工因买不到车票，徒步千里在大年三十的深夜，提着走破鞋底的皮鞋和血泡淋淋的脚，终于回到老家妻儿与母亲的身边，可以和家人团聚出一个欢乐的新年时，我们在为我们民族传统的情聚力感到骄傲时，又有谁会想起那些买不到车票的人的无奈和一双血脚走在酷寒路上的辛酸呢。

(作者：阎连科 摘自德国之声)